

奔向敦煌 抱憾离开

■谢晓冰 知名画家

1989年,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的我,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倾心与热爱,不顾一路的颠簸与劳累,从北京就此踏上了西行的求索之路。

早在读书期间,我已经得知大漠敦煌。特别是在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时,这一消息令年轻的我,心情既振奋又满心好奇。于是我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去敦煌探个究竟。

一毕业,我就踏上了北上西行的火车,投身到了敦煌,来到了莫高窟,开始了对民族国粹敦煌文化艺术的研究、临摹及知识学习当中。

敦煌当时的生活条件依然是很艰苦的。水是碱水,住的是窑洞,食材是匮乏的。从北京来到西北偏隅之地敦煌,起初我是非常不适应的。然而,当年,我看到敦煌研究院墙上写的话:

“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她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她永不磨灭。”

这简短的两三句话,给了我极大的精神鼓舞,也令我更加坚定地相信,自己离开家人,孤注一掷地来到敦煌,是对的选择。

为了能深刻领会到敦煌艺术的真谛,学习到它的艺术精髓之所在,我每天废寝忘食地钻进窑洞,心无旁骛地临摹敦煌壁画,很多时候,从清晨进洞,不知不觉,出来的时候,已是满天星辰。

经过认真研究石窟艺术的题材和内容、形式风格,我慢慢地掌握了石窟壁画中线描、晕染和传神等一系列的表现手法,形成了一种忠于原作又形神俱佳的临摹风格。



■琵琶伎乐图 谢晓冰

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时期,生活是清苦的,很多的生活困难不断被我慢慢克服了。然而,命运却跟我开了个玩笑,由于长期的水土不服,饮食不规律,我不幸患上了肝病。当地的医疗条件有限,尚无法诊治的情况下,我的肝病越发严重,后来已经到了危及生命的地步,我的家人从北京赶到敦煌,又将我连夜转院,回到北京接受急诊。那时的我,就这样在昏迷不醒的睡梦中,离开了那个令我心神向往的敦煌。

一次的遗憾错过,一世的魂牵梦绕。这一病,割断了我与敦煌朝夕相处的机会,所有的想念、心头的眷恋都付之于后来的艺术梦中。

嘉禾望岗的风,吹过纯粹的诗

■梁志钦 资深媒体人

最近,广州嘉禾望岗地铁站因歌曲《嘉禾望岗》的传唱又一次出现在社交平台的热搜里。这个三号线北延段与二号线、十四号线的换乘站,总被年轻人称作“青春分岔口”,往北是机场,往南是高铁,青春从此分道扬镳。曾经被吐槽不能从南站直达机场的地铁线,如今却因这个点为城市留下了最美的“浪漫诗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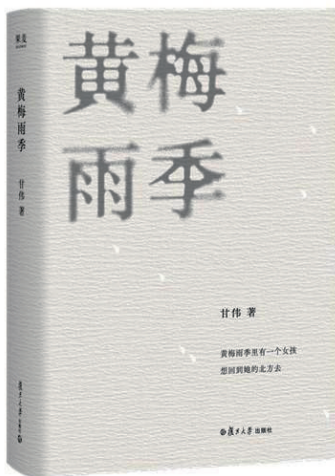
几乎跟“嘉禾望岗”重新成热点的同一时间里,在广州举办了甘伟诗歌追忆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诗歌爱好者聚集在湾区书屋,一同“以诗歌之名”,追忆诗人甘伟。

甘伟火了四十多年,同样是因为一首关于“南北分离”的诗歌,他写到“黄梅雨季里有一个女孩想回到她的北方去,于是南方在一霎时失去了所有的魅力”,这便是在1980年代风靡复旦大学校园乃至上海各大高校的《黄梅雨季》,这首诗刻在很多人的青春里。“想她蓝莹莹的北方,而我在南方,数着日历上的梅雨季”,诗句里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是朴实刻画了情人同样被南北分隔的想念。后来,甘伟还在《让我来告诉你什么是地铁》里写到“地铁是和情人失之交臂的地方”,仿佛与今天嘉禾望岗被赋予的情愫异曲同工,跨越时光遥相呼应。

在艺术界里,梵高生前的窘迫故事,早已为人熟知,在他离开后,他的艺术逐渐被获得关注并肯定,在某种意义上,甘伟似乎也是这样一类人,他从不是世俗意义上“成功”的诗人,他生前并未出版过诗集,也未曾跻身任何文学作家协会,他甚至可能称不上世俗眼中的“诗人”,他大学毕业不久便投身商海,卖过大力神贴、益生菌,还推销过酒,觑着脸请同学们推广。酒的口碑或许一般,但酒瓶上的打油诗总能赢得喝彩。他的一生充满“矛盾”:轻体重却有着一大嗓门,诗意的灵魂裹着有趣的性格,经商起落无常,却始终没丢了诗人的底色。他昔日的同窗宋爱华说,读《假如弥留时我还能倾诉》时忍不住泪流满面,“他把人生给予他的所有苦难都写在了诗里”。而这份跨越四十年的牵挂,皆因甘伟对诗歌的虔诚与纯粹,他和同乡诗人海子一样,不追名逐利,只把写诗当作生命的表达。正如同学余彬在诗集《跋》中所谓:“现代诗就是他的‘魂’了,是他作为一位诗人的魂,无论写不写诗,他就是诗人。”这种不掺功利的纯粹,让他的诗始终保有最本真的力量,直抵人心。

2025年,59岁的甘伟意外离世,四十多年前的同窗好友决定为他的诗歌结集出版,一本“迟到”的诗集《黄梅雨季》就这样经过果麦文化与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共同推动而正式问世。

有人不解,嘉禾望岗为何再次火起来,它在城市地铁网络中并非核心枢纽,更无惊艳的视觉亮点,仅仅因为“一次离别”,车站被赋予了万千人生生离死别的分量,并被写进了歌词里,这恰如甘伟,生前并无显赫成就,无耀眼头衔,有的只是那虔诚于内心的诗句。无论是梵高将对生命的热忱挥洒在画布上,还是甘伟将日常烟火活成诗行,抑或是嘉禾望岗成为离别与牵挂的象征,它们所承载的,正是这个快节奏时代里,人们最为珍视却日渐稀缺的纯粹的浪漫与诗性体悟。



■甘伟诗集《黄梅雨季》

好的篆刻作品能体现诗书画印的融合

■梁晓庄 广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

在多年的研究中,曾读到不少有关岭南先哲和他们的文学诗词资料,从中了解到不少本地的历史风情及先哲名贤的事迹,由此萌发我以岭南历代诗词进行篆刻创作的热情。

我阅读了《岭南简史》《广东文征》及陈永正先生注释的《岭南历代诗选》和至乐楼刊行的《至乐楼历代广东诗词集》,从中了解到岭南诗派有着岭南文化的精神传统和独特风格,是中国诗坛上具有鲜明特色的诗派,本地诗歌发展与历史息息相关。

在岭南诗人的笔下,描述了本地二千年的历史变迁,家国之恸及黎民之痛。如宋代末年有袁玘的“梦逐关河度岭南”、赵必的“一雨鸣蛙乱深夜,数声啼鸟怨斜阳”、陈纪的“天地无私草木春”、李春叟的“划开云路冲牛斗”、何文季的“狂来自与白云笑”等。

我在印章的用字上取法钟鼎之秀劲者,线条执竖刀直冲,以体现气冲牛斗不屈不挠的壮志。又以汉朱文略施切刀法,在线条中把蕴含亡国的怨愤之情表达出来。明末天启、崇祯年间,不少诗人参加了抗清斗争,并写下不朽的名句,如袁崇焕的“横戈原不为封侯”、陈子升的“无端重下苍生涕”等。这些诗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献出宝贵的生命。在他们的诗歌中表现出岭南诗人坚贞不屈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读之令人慷慨激昂,悲壮感人。

我在创作中或融入将军印率直的刀意,展示为横戈杀敌不为封侯的心迹;或以诏版垂露的篆意,表达为天下苍生而流涕;或以汉金亦圆亦方的线条,以示不计成败的英雄气概;或以玉印的雅洁劲挺之笔,展现诗人高士之节气;或以劲健爽快的运刀,



■横戈原不为封侯 梁晓庄

体现击楫中流之志节。

清代后期,在民族危难中,岭南诗人积极宣传改革现状、抗御外敌的变法思想。如黄遵宪的“寸寸河山寸寸金”、康有为的“千山风雨啸青锋”、梁启超的“龙啸天空秋水薄”,这些诗句表现了诗人欲变法图强的决心。我在治印时,有的取法古玺错落虚实之意趣,有的径取汉凿印之法,有的以大草入印,力求把诗意与印意相互融汇,表现诗人热爱祖国,积极向上的精神。

清代以后的诗人,也有不少吟咏景物人文的诗歌,所作意境幽深,清新优美。如梁佩兰的“明河无影月临空”、黎简的“细雨人归芳草晚,东风牛藉落花眠”、冯敏昌的“深篁寒雨梦梨花”、黄丹书的“与竹相知新”、谢兰生的“墨痕山雨洒偏浓”、谭敬的“水头潮长卖花去”、黄培芳的“江流碧玉山如黛”、张维屏的“造物无言却有情”、徐荣的“东海屠长鲸”、陈澧的“人有幽怀爱深夜”等,这些诗句抒怀叙事,超妙自然。我在篆刻中多用中山王铭文、汉碑额、汉金文入印,取刚健、婉转、典雅的文字布局,以体现诗句情致深美的空灵之



■墨痕山雨洒偏浓 梁晓庄

趣,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谓“为情而造文”。此外,现当代诗人所作,多是表现新事物、新意境之作。如黄节的“一雨化云春似海”、阮退之的“凿湖人倚曲栏桥”、朱光的“落叶开花飞火凤,参天擎日舞丹龙”、朱庸斋的“南国四时春旖旎”、莫仲予的“丹心曾为东风醉”等,我多以古玺文字入印,略参竹简和汉凿印意趣,强调布局的虚实呼应,使内容与形式相结合。

一方好的篆刻作品,体现了诗书画印的相互融合,如书法的笔墨情趣、绘画的虚实布局、诗词的意境。同样,书画诗词也可以体现篆刻中淋漓尽致的金石气韵。因此,我在篆刻的过程中创作了一些书画配图,希望能更好表达诗词的意境。广东先贤的诗词佳句使我获得了创作的动力和灵感,也使我在创作中提升了自己的审美情趣,并吸收了新的营养,从而在创作上和艺术上得到提高。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岭南故事,以此作品集献给岭南的先贤们和今天钟爱岭南优秀传统文化的各界知音。